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三十四回 霓裳仙救鳴皋李武 山中子劫羅德王能

話說左邊這個高峰卓然獨立，好似一個人形，上有五個“雷”字，高接青雲。這字約莫有丈許見方，鑿得筆力剛勁，龍蛇飛舞，人力焉能及此？因此喚做五雷峰，俗又叫丈人峰。峰旁繞著有路可通外面。馬天寶每操畢兵馬，自己弟兄並扈從人等，從後寨門而進，眾嘍兵都由五雷峰畔繞道出來。今日前後寨門一齊燒得火焰一般，那知忽然青天裏起個霹靂，隨後好似天塌地塌一聲響亮，那座五雷峰炸裂開來。只見萬道火星，向半天直烘上去，震得眾人耳都聾了。幸虧山石都向上飛去，還未傷人。只見把這出路陷成一個窟窿，兀自火焰飛騰，亂噴亂射。鳴皋等正在心驚膽裂，只道強人暗藏地雷，今日燒著了藥線，故有此災。那知又是一聲響亮，陷中飛出一件怪東西來，身長二三十丈，粗似城門大小，似龍非龍，渾身火焰，夭矯空中，盤旋騰擲，勢若翻江攪海，到處山裂山崩，樹木盡皆燒著，左滾右絞；忽見鳴皋等人馬，一聲長吟，張牙舞爪，向峭壁下直滾過來。鳴皋大叫：“今番吾命休矣！”有幾個頭目立在前面的，身上衣服已經燒著，都望林子裏亂攢進去。那知樹頭上青煙直冒，幾幾乎燒著。正在十分危急、毫不容發之間，眾人自問必死，忽見峭壁上面飛下一個人來。卻是美貌佳人，遍體雪素，好似個白衣觀音。下面金蓮三寸，瘦不盈指，頭上挽一個朝天髻。

一手叉在腰間，一手指著怪東西，喝道：“孽畜擅敢傷人！”說罷，口中吐出一道銀光，猶如金線掣電，向著怪東西頭上直射過去。霎時間豁辣辣一聲響，那銀光忽然不見，這怪東西落在陷中去了。頓時風也靜了，火星也沒了，只聞山寨中必必叭叭的燒著。望那陷中，尚有青煙火焰向上竄燎。眾人都呆了，皆以為神靈相助。

只聽那女子旋轉身來，向林子裏叫道：“內中可有維揚賽孟嘗君徐俠士在否？”鳴皋聽得，連忙走出林來跪下，連聲：“不敢。揚州徐鶴蒙聖神救護，尚望畜下尊號，弟子終身敬禮，難報萬一。”李武同了眾頭目也一齊跪在後邊，個個叩頭不迭。那女子嗤然一笑，叫道：“鳴皋賢侄，你還認得我麼？”鳴皋抬起頭，殊味生平，暗想：“我並無年輕姑母。”便道：“齷生愚昧，未測高深，還望明示。”女子笑道：“你不記得去年九日登高，句曲山飲酒事乎？海鷗子是我義弟。”鳴皋恍然大悟，便道：“莫非霓裳師伯姑麼？今日到來相救弟子，恩德如山！”心中明白，就是那日句曲山顛這個標致書生。忙問道：“那日還有二位，卻是何人？尚求指示。”霓裳道：“那年老的便是你大師伯玄貞子，這中年帶范陽氈笠的，就是六弟山中子也。”鳴皋道：“現今二位師伯何在？”霓裳道：“大哥還是去年分手，六弟自二月往終南山採藥，要修合坎離龍虎丹，至今都未會過。”鳴皋道：“此丹可是九轉回丹，服之便可白日飛升？”霓裳道：“非也。這龍虎丹，只能煉劍成丸，吞吐自如，久之功高道進，也可長生不死。自古神仙，有七十二修真之法，要皆兀艱萬苦，豈靠此一粒丹丸，便可得道成仙，談何容易？我苦修四十余年，尚是個凡夫俗子。像我大哥的功行，庶幾乎與地行仙相似。”

鳴皋道：“師伯怎知弟子遭厄，特來相救？莫非袖裏陰陽算定？”霓裳子道：“過去未來之事，只有大哥知曉。我方纔從六安州經過此山，看見漱石生的徒孫李武，匹馬到方家酒店，我隨後跟到裏邊。他們不曾見我，我卻聽得明明白白，知道你除了大害，為朝廷萬民出力。後來望見五雷峰炸裂，知道這孽龍定出傷人，故此到來除了。”鳴皋道：“這強盜在此多年，怎的不去傷他？”霓裳道：“你不見這五雷峰上五個‘雷’字，人工可能鑿的？當初有個惡人，死後變成僵屍，僵屍變為旱魃，旱魃再變為火狐，火狐化成了這條孽龍，混身火焰，到處廬舍蕩然，居民遭厄，田禾樹木焚燒殆盡。上帝大怒，命三條烏龍，興雲布雨，雹泡冰牌，戰于空中，又傷了無數人民、禾稼。豈知這孽龍利害，那烏龍戰死二條，其一逃歸東海。恰遇仙官經過看見，遂生了上替天心、下救百姓之心，念動真言，命黃金力士擒住此龍，鎖在丈人峰下，上畫了五雷符印，所以這孽畜不得出頭。今日卻遇了火年火月火日火時，外面凡火感動了雷火、石中火、這孽龍本身的火，與空中火合成一氣，一齊發作。符神逸去，山峰炸裂，這孽畜乘機而出。今日除了此害，又解師侄之厄，一舉兩得，不亦快哉！”言畢，說聲“後會有期，前途保重”，平空而去。鳴皋站起來，十分感嘆。

看看天色已明，火尚未熄，卻從那裏出去？有幾個頭目說到：“右面要到寨外，只隔一只城角。今已燒得七零八落，只消拆塌數丈，墊了下去，就好接腳出去。若要等火熄滅，恐怕還要一周時哩。”鳴皋道：“有理，快些與我動手。”眾嘍兵頭目七手八腳一齊上，不多一會，把火焰墊滅了一長條。大家越過了這火焰山來，鳴皋吩咐嘍兵頭目人等，從此各安生業，切勿再做強人。眾人叩首謝了，各自分路下去。鳴皋、李武二人，也不回石埭鎮，便一路向江西而去。後來眾俠會江西，方纔說起。

如今先表羅季芳、王能兩個。那日在太平城外旅店之中，聽得官軍到來拿捉，王能見眾人向樓窗出去，正要跟著走，卻被一個撓鉤鉤住。眾公人鉤連槍、畜客住一齊上，把來捉住。那時羅季芳尚未出得房門。那外面的人如潮水般的進，撓鉤好似竹排能的伸來。季芳慌了手腳，又見眾弟兄皆去，要想將鞭招架，那裏來得及，也被眾公人拿了。

房知縣帶轉衙門，審問明白，收禁監中。

過了幾日，接到了寧王旨意，說羅德乃啟此肇事第一個要犯，務要解上江西藩邸。

路上卻要機密，因他們黨類甚多，恐防劫奪。房明圖接了旨意，十分擔心，把羅德、王能打入二具囚車，吩咐右營城守帶領部曲牙將，叫了二號大船，二百官軍，扮作商人模樣，在四更時分，悄悄的將囚車押解下船，“一路當心護送。若得太平無事，此功非小。”果然人不知，鬼不覺，一路安然。

那一天將近鄱陽湖畔，時光尚在未未申初。也是季芳、王能命不該絕，忽然發起風來。舟人稟道：“常將軍，這樣大風，前面鄱陽到來，不能行走。”常德保吩咐，停在鬧熱所在泊了。他是小心之故，恐怕荒野之所，有人來劫。那知恰巧撞著這個七煞。這羅季芳雖被拘禁囚車，他卻要長要短，大呼小叫。看守他的幾個軍士，也算晦氣，被他“烏龜忘八”不離口的罵。又是要犯，不敢難為，只得將就依順他些。那知季芳蒸在船中，許多人圍著，熱不過，要吃起西瓜來。軍士笑道：“這裏卻沒買處，只好河水將就些罷。”季芳大怒，狂吼起來，將身一跳，連囚籠都幾乎拼開，嚇得軍士們落亂。常城守恐怕壞事，非同小可，連忙親自過來，低聲陪笑說：“好漢，西瓜實是沒有。我去買些酒菜請你，慢慢的獨酌，可好？”季芳只怕的軟工，他就發不出火來。

那知一番擾攘，早驚動旁邊一只小舟。舟中有人聽得這聲音，好似羅季芳這狀子，便向船窗內望去。見囚車中二個犯人，一個正是季芳，一個後生，卻不認得。暗想：“我不救他，誰人來救？想他們一定解上江西，我自有的理。”一家已過，來日五更，常城守吩咐開船，來到鄱陽湖中，忽見斜刺裏一只小船，扳動雙槳，飛也似過來。船頭上立著一個英雄，頭戴卷邊草帽，身穿大袖黃羅衫子，下面元色兜當叉褲，藍布纏腿，足登一雙絲穿線扎、翻山過嶺薄底棕鞋，腰懸龍泉寶劍。大喝：“賊官，畜下犯人，放你過去！”看官，這個便是徐鳴皋師伯山中子，從各處名山採藥回來，昨夜聽得羅季芳被擒，特來相救。不知如何動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